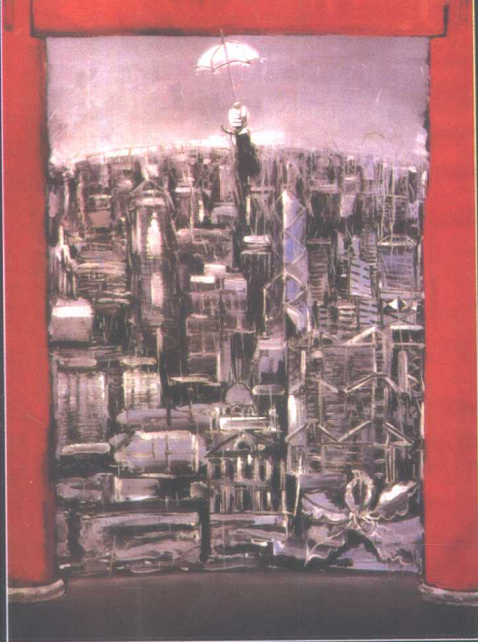




池
莉
著

有了快感你就喊

喊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有了快感你就喊

池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了快感你就喊/池莉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4940-1

I. 有... II. 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035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465112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8.8125 印张 3 插页 160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河北第 8 次印刷

·印数: 120,001—125,000 册 定价: 16.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池 莉，女，1957年生于湖北，现居武汉，为武汉市文联主席，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池莉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水与火的缠绵》等，散文作品《怎么爱你也不够》、《真实的日子》、《给你一轮新太阳》、《老武汉》等，作品集《池莉小说精选》、《一夜盛开如玫瑰》、《生活秀》、《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大家”文学奖、湖北屈原文学奖、金凤文艺奖，以及《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的优秀作品奖，共约50多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有各种文字译本。

目录

有了快感你就喊 目录

有了快感你就喊 1

写作日记 110

看麦娘 147

写作日记 240

有了快感你就喊

——此格言见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大兵行囊里的火柴盒封面

卡容大崇尚沉默。卡容大还不仅仅是沉默寡言，沉默寡言有一点消极，卡容大拥有的是一种积极的沉默。卡容大胸有成竹地沉默着，表情看上去有点像战胜了牙痛之后的神态。他以他特有的沉默神态，专心地搬出自行车，专心地骑上去，专心地绕过路上的小狗和石子，安静地穿行在他居住的生活小区与玻璃吹制协会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父亲的家庭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岳母的家庭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孩子的学校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朋友、同事、老同学等各种社会关系之间。

开 篇

卞容大是卞容大的名字。

卞容大的名字是他父亲的得意之作，他父亲是新华书店的售货员，人称卞师傅。卞容大自从进入小学，其姓名就屡屡遭受师生的嘲笑。同学们为他取绰号，“小便”，“大便”，“小辫子(女孩子)”，等等。有三位任课老师，在用花名册点名的时候，把卞容大念成“卞——容大”，或者“卞容——大”，他们拖长嘲弄的声调，脸上浮现着不解的表情。这是三位年轻的贫宣队教师，在学校很红，是从最艰苦最偏僻的农村选拔出来，掺沙子到大城市的教育战线，作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来管理学校的，只要他们的经验认同不了的东西，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嫌疑。卞容大因为自己不随大流的名字，加上他瘦小的身体，在小学阶段就无法振作。卞容大曾经斗胆对父亲提出过一次要求。希望自己改一个名字，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比如：建国，爱国，向东，爱东，文革，革命，强强，钢钢，诸如此类，以适应时代潮流。

卞师傅轻蔑地说：“放屁！”

卞容大还在嗫嚅，卞师傅一扇巴掌横扫了过来。卞容大猝不及防地被打倒在地，他不敢流泪与忧伤，赶紧爬起来，找到离他最近的墙壁，以背贴墙，立正站好，两眼平视前方，直到父亲认为他受够了惩罚——这是父亲教育儿子的惯常做法。卞容大立刻明白：从此他再也不能就名字的问题给父亲添麻烦。卞容大的母亲早逝，卞师傅又当爹又当妈地拉扯儿子，一切都是异常的艰辛。因此，卞师傅一定要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在卞师傅看来，标准就是：积极向上，建功立业；成绩优异，口才雄辩；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睡如弓；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流血流汗不流泪。卞师傅在新华书店工作一辈子的最大收获，就是从书山书海里摘录了三大本人生警句格言座右铭，他非常敬畏这些智慧的结晶，他才不会肤浅地随波逐流。

卞容大十三岁的那一年，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烫伤了自己的左手掌心。在父亲出差外地的一个深夜里，卞

容大躲进集贤巷深处的一座废旧仓库，点燃了一大把蜡烛。他用右手擎着燃烧的蜡烛，摊开左手，将滚烫的烛泪，浇在自己掌心里。卞容大听见自己的牙关错得咔咔响，剧烈的疼痛使他头昏眼花，心跳紊乱，直至他最后双手发抖，蜡烛散落一地。值得骄傲的是，卞容大没有呻吟，没有叫喊，成功地保持了高贵的沉默。卞容大学习过一篇描写江姐的课文，他很喜欢。中共党员江姐，是一个高雅体面的少妇，穿一种叫做阴丹士林蓝的旗袍，外罩洁白的绒线外套，脖子上垂挂红色的长围巾。当江姐沦为国民党的囚徒之后，行刑手把长长的竹签削尖，一支一支钉进她的手指头，用这种酷刑逼迫她屈服招供。而这位穿旗袍的少妇，没有流泪，没有哀叫，却冷笑着，举起自己血淋淋的双手，主动地把竹签朝墙壁上撞了过去。瞧瞧，让你们瞧瞧吧，什么是高贵的沉默！卞容大在烫伤自己手掌的过程中，领悟了什么叫做高贵的沉默，从此，卞容大找到了武器。面对所有的嘲笑欺辱包括父亲蛮横的惩罚，卞容大都会凭借自己的左手，用高贵的沉默抵挡一切。在关键的时刻，卞容大只需将他的左手攥紧成拳，便可以绝对地不吭一声。藏在他左手掌心里的那块疤痕，会浮现在他眼前，召唤他引领他，给他自信与骄傲。

长大之后，卞容大还是名叫卞容大。他身材单薄，不笑，不爱说话，左手常常握成拳头。

在2001年的7月份之前，卞容大的社会角色是：玻

璃吹制协会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十岁男孩卞浩瀚的父亲；他父亲卞师傅的儿子；他那患畸形肥胖症的妹妹的兄长；他妻子黄新蕾的丈夫；他岳母陈阿姨的女婿——这种关系本来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岳母陈阿姨在他生活中的非常作用使得他们的关系不可忽略。和许多男人一样，除了自己的表面角色之外，卞容大对于自己还有一种暗暗的判断与把握，那便是：一个智商和情商都还不错的男人，一个不甘平庸且小有成就的男人，一个胸有正气敢于负责的男人，一个颇有写作才气的男人，一个对女性有一定魅力的男人。当然，同时他也是一个运气不太好的男人，一个壮志难酬的男人，一个没有足够经济力量和精神力量来回报红颜知己的男人——生活中的遗憾当然很多，但是整体状况看上去还可以，且算三七开吧。只有身材的瘦小单薄，是卞容大永远无法改变的现状。幸好社会的文明程度在逐渐提高，现在的许多年轻女性，其观点就很鼓舞人。在办公室的热烈争论中，汪琪扬起她那一波旋动的额发，认真地宣称：男性的身材与男子汉气魄完全是两码事，动物界雄性动物的体格大多比雌性动物矮小，雄性动物相对瘦小的体格会使他们更加精悍，更加灵活机动，以便他们更富于追逐、掠夺、攻击和交配。

追逐！掠夺！攻击和交配！多么富有动感的语言。汪琪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子！

在此之前，卞容大根据自谦的美德原则，对于自己的评价是：他的角色都还扮演得不错。他不评价很好，只评

价不错。全家人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的衣食住行条件,在这个城市的人群中,中等偏上。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辈子,要比他父辈好;儿子的这一辈子,一定会比他的好。而这种“好”的形势,与卞容大个人的勤奋与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勤奋了,他努力了,他问心无愧。这就是在此之前,卞容大的状态。

卞容大崇尚沉默。卞容大还不仅仅是沉默寡言,沉默寡言有一点消极,卞容大拥有的是一种积极的沉默。卞容大胸有成竹地沉默着,表情看上去有点像战胜了牙痛之后的神态。他以他特有的沉默神态,专心地搬出自行车,专心地骑上去,专心地绕过路上的小狗和石子,安静地穿行在他居住的生活小区与玻璃吹制协会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父亲的家庭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岳母的家庭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孩子的学校之间,穿行在他的小家庭与朋友、同事、老同学等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卞容大每天早晨都穿戴整齐,按时出门,风雨无阻。有活动和场合的时候,他穿西装打领带,骑自行车之前把自行车的钢圈擦一遍,将领带仔细掖好。如果在活动和场合中分发了礼品,无论大小,卞容大一定会把它们带回家。他进门就把礼品往靠近黄新蕾的地方一扔。他的动作看起来是那么漫不经心,然而黄新蕾总是及时地得到了提醒。她瞥他一眼,和颜悦色。卞容大就可以往沙发上一靠,双腿架上茶几,脸上挂满疲惫。黄新蕾很快就会给他端过茶杯,或者,让儿子给他端过茶杯。

这就是在此之前，卞容大的状态。所以，在此之前，应该说卞容大的生活还算不错。任何人都没有预感。有时候，一种莫名的恐慌阵阵袭来，卞容大会突然地心慌意乱。但是，当他认真去琢磨的时候，却又什么都琢磨不到了。

7月底的一天，卞容大下班很晚，天黑的时候，才刚刚到家。他把自行车放进车棚，转身走进林阴小路。就在通向他们那幢楼房的林阴小路上，卞容大被人绊倒了。几个男人迅猛地扑倒卞容大，把他口脸朝地地摁在地上，那种粉末状尘土的味道冲进了卞容大的鼻孔，卞容大接连打了几个无法克制的喷嚏。一个男人极不耐烦地咒骂了他的喷嚏，然后伏在他的耳边，凶狠而清晰地说：“要么还钱给阿迪娜，要么卸掉一只胳膊，随便你挑！”

翌日，在玻璃吹制协会的党组书记办公室里，党组书记严名家哈哈大笑了。他首先惊讶地问了一句：“是吗？”紧接着，他就哈哈大笑了。笑毕，严名家说：“个狗日的！现在还真的有黑社会呢！还真的这么惊险呢！”严名家兴奋起来，说：“我他妈的什么都遇到过，还就是没有遇到过黑社会。那好，咱就会会他们吧。”严名家盯了卞容大一刻，抓起了电话，说：“报警。”

卞容大扣下了电话叉簧。报警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卞容大的一条胳膊迅速落地。卞容大认为，严名家首先不应该这么大笑，其次不应该说那么多无知小青年似的废

话,再次不应该草率地决定报警。作为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严名家的做法实在欠妥,太缺乏领导风范,太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职工,况且卞容大不是一般的职工,是这个单位的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是玻璃吹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是阿迪娜公司那笔两万元款子的经手人!严名家应该做的是立刻还钱。严名家又笑了,这次是干笑,并且说:“那不可能!我们现在没有这笔钱。”

卞容大说:“没有钱也得还!”

严名家说:“啊嗨!就凭你今天早上一来就给我编故事?就凭你是我手下的办公室主任?我党组还有没有一个领导权?还要不要一个民主集中制?”

卞容大再崇尚沉默,也有无法沉默的时候。他用他的左手,那只带疤痕的左手掌心,狠狠拍击了严名家的办公桌。卞容大说:“听着,今天你要是不把阿迪娜的钱还回去,出了这个办公室的门,我就直奔市纪委!”

严名家用小痞子的无赖口吻说:“行啊,去举报吧,我好害怕啊!”

卞容大转身出去了。卞容大当然直接去了市纪委。卞容大绝对不会轻易动怒,可是一旦动怒,他是势不可挡的。卞容大也明白,以举办活动的名义消费两万块钱的款子,与那些贪污挪用成千万上亿万的款子相比,的确太算不上事情。可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两万块钱上面,在于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他们在如何敷衍工作?党纪国法,道德良心,对他们还有没有一

点约束？卞容大倒是要请教请教纪委：严名家坑蒙拐骗，巧立名目挥霍公款，到述职的时候这些还变成了他的辉煌政绩。对这种现象，对这种干部，纪委到底了解不了解？像严名家这种干部，已经完全丧失了责任感和事业心，纪委到底明白不明白？

试举这一次的例子吧：今年的七一，严名家要求卞容大操办一场隆重的庆祝党的生日的活动。关键的是要按照“隆重”两个字去搞。于是，卞容大动用了他所有的社会关系，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他的一个老同学的配合之下，好不容易说动了法国阿迪娜水晶饰品公司。本来，两家联合举行一个庆祝七一座谈会就行了，阿迪娜提供一个场所，一顿会议午餐，一点纪念品，就行了。严名家说：不成！严名家说：资本家有的是钱，得让他们出血！严名家亲自动手，拟定了座谈会的方案。严名家的方案是这样的：会期两整天。会议内容：市委领导讲话，中法双方领导讲话，党员代表发言，预备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发言，新党员宣誓。自由座谈。联谊活动。以多样化的形式歌颂党的丰功伟绩。以多样化的形式宣传阿迪娜的企业形象及其产品。玻璃吹制协会承诺：该新闻由市电视台采访和播出，须出现法方主要领导人正面形象，播出时间不短于两分钟。晨报、午报和晚报当日均有滚动新闻，新闻稿由中方撰写，须正面提及法方公司与产品名称，加上溢美之词。经费预算：五万元整。玻璃吹制协会承担三万，阿迪娜承担两万。玻璃吹制协会提供会议形式，会议内

容,邀请市委(保证至少有一位市委常委出席)市政府五大班子领导、各界知名人士、接洽与接待新闻媒体;阿迪娜承担由会议所发生的餐饮、娱乐和礼品之经费。

如此高档次的阵容和如此宏大的宣传攻势,只须花费两万人民币,阿迪娜公司一看就窃喜,立刻同意了这个方案。卞容大与他的老同学各自代表所在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阿迪娜的两万元人民币,迫不及待就打入了玻璃吹制协会的账户。卞容大本来是不愿意代表单位签字的,因为他知道他们请不到市委常委,也无法使几家报社有滚动新闻,无奈严名家命令他去签字,并拍胸脯说,请人和疏通媒体,那是他的事情。然而,七一前夕,万事具备,严名家突然宣布党组集体研究决定,采纳更有创意的方案:玻璃吹制协会要借庆祝七一的东风,重走革命路!原来,严名家已经又与洪湖“浪打浪”绿色食品公司所属的洪湖度假村,签订了共同庆祝七一活动的协议。七一那天,严名家带了玻璃吹制协会的一千人马,打着党旗,直奔洪湖“浪打浪”度假村。临行前给阿迪娜公司发出了一个简单的传真,声称由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与要求,玻璃吹制协会不得不将座谈会的地点转移到革命老区洪湖,玻璃吹制协会希望阿迪娜公司能够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铁的纪律并请公司有关人士赶赴洪湖参加会议。阿迪娜公司当然气坏了。当然没有任何人赶赴洪湖。卞容大的老同学在电话里臭骂了卞容大一通,要求卞容大立刻归还阿迪娜的活动经费。严名家不

理睬这一切。他在洪湖狂欢。严名家除了在带领新党员举起拳头宣读入党誓词的时候没有花钱,其他的节目,都是花钱如流水。狂欢之夜,篝火晚会,打野鸭,采红菱,全鱼宴,革命老区传统足浴,等等,阿迪娜公司的两万块钱,也就这样被填塞进来消费掉了。阿迪娜公司多次上门索要钱款,严名家拒不接待。结果就发生了昨天晚上的险情:卞容大被黑道捂在了昏暗的小路上,要卸掉他的一只胳膊。而严名家居然还是拒绝还钱,并且痞里痞气地说:你去纪委举报吧,我好害怕啊!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严名家怎么可以无法无天?卞容大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武汉工作了近二十年,也调动过几个单位,因此纪委也是有人认识卞容大的。熟人过来,拍拍他的肩头,笑了笑。他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态度,让卞容大感到了惶悚,他忽然意识到,别人会不会认为他太幼稚和太冲动了?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说:哪里哪里。一会儿,熟人又过来拍拍他的肩,与他闲聊了几句。人问:你去了洪湖吗?卞容大说:去了。人问:采红菱了吗?卞容大说:采了。打野鸭了?打了。吃全鱼宴了?吃了。篝火晚会呢?也在。卞容大又赶紧补充:我没有去泡脚!也没有打牌!熟人又笑了,又拍拍他的肩,走开了。熟人的三次拍肩和三次内容不同的笑,一下子就让卞容大感觉到了自己的没趣,好像他的举报,是那么琐碎和无聊,并且,他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卞容大是不应该去洪湖

的,可是作为办公室主任,安排活动是他的职责,他不去怎么行?再说,不去他怎么了解情况?怎么举报?卞容大握了握他的左手,不再说话了。他低下眼睛,飞快地浏览了举报记录,无可奈何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卞容大并不后悔。卞容大说到纪委举报,就肯定要去纪委举报。男人说话要算话,开弓没有回头箭。吃吃喝喝就不说了,诬骗外资企业的两万块钱,无论如何都是党纪所不容的。尽管严名家表面不在乎,可他还是很快就把钱还了。严名家的迅速还钱就是卞容大的初步胜利。彻底的胜利,当然应该是严名家的下台。用卞师傅的话说:像严名家这种贪官应该及早下台,像卞容大这种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干部,应该及早提拔。卞容大对父亲的说法直皱眉头。卞容大举报严名家,真的没有个人动机。父亲对于他举报行为的简单理解,倒是提醒了卞容大,他着急了,他怕人家误会他有个人目的。那天的举报,是被严名家激出来的,事后想来,卞容大的确是过于简单了。他必须找个机会向纪委方面好好解释一番。现在时间从容了,卞容大对自己要解释的一番话,进行了反复斟酌,打了腹稿,私下还练习了几次。之后,卞容大就开始急切地等待着纪委来人——他们至少得来调查调查吧?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卞容大却等来了另外的一群人。这些人来自于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编制办公室、市再就业服务中心、单位所属的街道派出